昔日盛景能否重现

——北京天桥演艺区让百姓重温天桥文化记忆

本报实习记者 张 妮

旧时的北京天桥是百戏杂练的市井喧嚣之地,数百年来一直是京城民俗的集聚之所。提起天桥,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也许还记得掼跤耍幡的宝三儿、玩杠子的“云里飞”、拉洋片的“大金牙”、说相声的焦德海……即使对老天桥历史了解不多的年轻人,恐怕也对“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等类似的俗语并不陌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昔日喧嚣热闹的老天桥盛景已成过眼云烟,一些有着珍贵价值的绝活也渐渐失传。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桥的历史文脉,从9月3日至10月下旬,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等部门的支持下,北京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利用天桥丰富的演艺资源,举办了北京天桥系列文化活动,让百姓重温天桥的文化记忆。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的天桥演艺区将是一个以老天桥文化为依托的首都演艺核心区,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并存,既能欣赏到评书、相声,也能观赏到芭蕾舞和歌剧的演出,而保护传承天桥文化是其核心和基石,这里将是与天桥有关的非遗项目赖以生存发展的栖息地。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

“天桥的历史可追溯到700年前的元代。天桥得名于皇家文化,是皇上去天坛祭天的必经之桥,出名却缘于平民文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民国初年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氛围,被视为老北京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安朝晖说。此次天桥系列文化活动,采用剧院演出和露天展演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了老天桥文化艺术风貌,弘扬和传承了老北京文化的精髓。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在过去,天桥对老北京人来说有着独特的魅力。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岳永逸描述,广义的天桥一般以天桥南大街为轴,北到珠市口,东到金鱼池,南到天坛公园、南纬路一带,西到万明路、西经路;而狭义的天桥仅指老人记忆存留中,有各种卖艺表演,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等在内的方圆不到二里的地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使得天桥的表演和民间技艺出现了‘断篇儿’现象。如今,许多老手艺、老绝活面临传承危机。天桥文化作为老北京文化的一种象征,应该传承下去。”穆派戏法第四代掌门人田学明表示。

“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讲当年在天桥撂地的情景,简单地用长条板凳围一个圈,就在里面表演摔跤、评书、相声、杂技等,观众围在外面看。”“北京面人郎”郎志丽的徒弟张宝林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对天桥很有感情,“天桥展现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状态,培育出相声大师侯宝林、评剧大师新凤霞等众多表演艺术家。作为新一代艺人,我十分期待能够重温老天桥的文化氛围。也许只有重建一个这样的文化空间,评书、相声等才能在这里得到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对天桥演艺区的建设寄予厚望。”

演艺区将传统与时尚结合

“天桥地区具有丰富的演艺资源,京剧、评剧、曲艺、杂技名家荟萃,更是聚集了天桥剧场、德云社等14个剧场。我们要通过整合天桥地区现有的、丰富的演艺资源,将天桥地区打造成为文商旅相关联的首都演艺中心区。”安朝晖说。

天桥演艺区是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自去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天桥历史文化为基石,力争将其建成一个以演艺产业为主导,集演出、休闲、商务等于一体的首都演艺核心区。西城区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负责统筹、推动各项工作。演艺区规划总占地面积2.07平方公里,东至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一带,西至虎坊路、太平街,南至永定门护城河,北至珠市口西大街,将形成“一核、两轴、五片区”的布局结构。“一核”指天桥艺术大厦、天桥艺术中心、市民广场和天桥汇4个区域;“两轴”分别是南北演艺轴和东西演艺轴;“五片区”则由表演艺术区、文化体验区、文化商务区、先农坛文化展示区、演艺活力区五大功能区组成。

复兴天桥文化,有期待有担忧

目前,西城区政府已与国家话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北京人艺等20多家演艺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些重量级的艺术单位今后将为天桥演艺区不断输送新鲜的演艺资源。基于这样一个基础,未来在天桥演艺区欣赏到最时尚、最高端的演出已不成问题,但传统的天桥文化又该如何呈现呢?

据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演艺区建设规划,未来他们会为老北京各类传统民俗重回天桥创造条件。他们将在天桥市民广场恢复各种民俗演出,定期进行表演和展示。不远处的铺陈市胡同,将引入抖空竹、耍中幡、鼓曲、评书等传统表演形式,成为展示天桥文化的露天博物馆。

在传承人心目中,恢复建设完成的天桥应该是什么模样呢?他们表示,其心目中的天桥与老艺人心目中的天桥是一样的。“天桥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过去这里是艺人们施展技艺的绝好舞台和赖以生存的地方,在天桥撂地卖艺的民间艺人个个出类拔萃,艺术精湛高超;来客即使身无分文,也可以在卖艺者的露天剧场外驻足观赏,得到各种艺术享受。”

天桥中幡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举例说,天桥的表演有各种规矩,比如过去老天桥的中幡艺人们通常是在傍晚快收摊的时候才开始表演,其初衷主要是为了不抢其他艺人的生意,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表演时间。幡起人聚时,不仅是游客,就连卖艺的艺人也会围过来鼓掌喝彩。

也许像这样开放的、有一些规矩的天桥,才是大家记忆中的天桥,也是游客想看到的天桥,但这样的昔日盛景能否重现还是个未知数。记者认为,要想真实再现老天桥文化,不是画一张蓝图、设几条步行街就能完成的,还需躬下身来多做一些调研,通过寻访一些老艺人,摸清门道、了解需求,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和建设。

老北京“天桥八大怪”雕塑

各 地

近日,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改编的大型歌舞剧在贵阳被首次搬上舞台。《亚鲁王》是苗族的长篇英雄史诗,有4万余行。2011年,《亚鲁王》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亚鲁”和他的两名妻子在祭奠。

新华社记者 李黔渝 摄

河北公布首批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通信员杨国勇)经专家委员会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河北省文化厅近日公布了省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评选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是河北省加大非遗保护力度的一个举措,旨在通过评选扩大影响,提高非遗传承人的地位,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此次评选的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分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三大类别,共有64个单位参评,最后有17家胜出,他们都是河北省开展生产性保护的成功典型。

福建举办工艺美术大师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11月4日,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建省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首届福建乡土文化能人工艺大师高级人才研修班在福建惠安正式开课,拥有国家、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乡土文化能人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修班。

此次研修班邀请了国内多位长期从事民间艺术专业理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他们从不同角度,就有效发挥传统工艺的核心价值与提高工艺大师自身修养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此外,在研修班开幕式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还授予惠安“中国雕刻艺术传承基地”称号。

复排的宁波滩簧小戏受热捧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苏唯谦 通讯员黄文杰)近日,4出挖掘复排的宁波滩簧小戏《拔兰花》、《双投河》、《康王庙》和《扒垃圾》与浙江宁波的观众见面。

宁波滩簧是甬剧的前身,其系列代表作品“七十二小戏”曾在宁波、上海等地广为流传。因多种原因,这些剧目已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甬剧传习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些脚本线索。经过半年的挖掘、整理和排演,终于使部分经典小戏复活并呈现于舞台。

据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郭国强介绍,4出小戏的特点是草根性、民间性,因代表了传统宁波滩簧的特点而广受欢迎。演出当晚,台上仅一桌二椅、四个民国时期样式的汽灯,串场人解说、翻戏牌等旧时光景重现。一些戏迷表示,滩簧小戏虽小,但乡土味浓,重现了百年前宁波的生活画卷。赏滩簧小戏让那些看惯了大戏恢弘舞美和音响的观众耳目一新。

印 象

吉县唢呐

兼具宫廷韵味与黄土风情

董文达

大裆裤、兜肚、绑腿,这是黄河岸边山西吉县唢呐人最具特色的标志;高亢激昂、粗犷豪放、原生态展示,这是吉县唢呐表演的特色。目前,吉县唢呐已入选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唢呐艺术在吉县流传已久,兼具宫廷韵味和黄土风情,是晋南地区吹乐的典型代表。据史料记载,吉县唢呐已有480余年的历史,其体系的形成与明嘉靖年间的朝廷重臣石宝有着密切的关联。石宝原籍河北藁城,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明世宗登基后,由于石宝秉性耿直,凡事“据理力争,持论坚确,遂失帝意”,被发配至山西吉州(今吉县)王家原一带,“贬为乐人,十世不得科考”。

石宝和全家历经千辛万苦落户王家原西关后,恪守乡规,以礼仪传家。儿孙们拜当地老艺人为师,刻苦研习唢呐技艺,个个练出了一身绝活。石家乐人演奏的唢呐高亢、明亮,方圆百里无不闻其名。石宝将宫廷音乐的一些优秀元素嫁接到唢呐吹奏中,使曲调更加优美动听。即使曲调名称和周边县市相同或相似,但其旋律更流畅悦耳。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西关响家到,女子才上轿”“西关乐人到,新郎满脸笑”等赞誉石家乐人的顺口溜。几百年来,晋南人把吉县唢呐视为正宗,竞相习之。

吉县唢呐演奏技艺主要靠口传心授。高超的唢呐绝活,如口鼻无休止循环换气、一口吹多个唢呐、用鼻孔吹奏、模拟男女对唱等技艺,需要几年的勤学苦练方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吉县唢呐吹奏的曲目、曲牌十分丰富,代表曲目有《朝廷出南门》、《下坡趟核桃》等,这些经典曲目既彰显了当地农民憨厚朴实的天性,又体现了富丽堂皇的皇家风范,成了当地群众不可或缺的视听盛宴。

新中国成立以后,吉县唢呐艺术步入新时代,以杨吉生、葛文、刘晋明等为核心的吉县唢呐传承人们,几十年来奋战在传承第一线,培养了众多技艺高超的传承人。近年来,由吉县农民组成的壶口原生态唢呐队,频频应邀参加上海世博会、北京农博会等各大盛会。在高亢激越的唢呐声中,吉县壶口汉子们以夸张的动作、高超的演奏,让人们记住了震天怒吼的壶口瀑布,也记住了这群黄河汉子的粗犷豪迈。

吉县唢呐表演

专家视点

明清时期晋商对戏曲的贡献

刘文峰

在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不发达地区有一个普遍现象,即有积蓄者常携资外出经商,贫困者往往卖身学艺。这两种行业都被看作“贱业”“末流”。因此,商人和戏曲艺人有一种天然联系。这种联系突出表现在戏曲艺人在经济上要靠商人势力的支持,戏曲艺人为商人提供娱乐和精神产品。

在19世纪之前,戏曲是一种最普遍、最受人欢迎的娱乐形式。豪商大贾无疑是仅次于皇家最有钱的观众群。一个剧种、一个戏班,能否赢得豪商大贾们的喜爱和支持,对其生存和发展影响甚大。山陕的梆子戏之所以能在各地流行发展,与晋商的支持密不可分。

梆子戏是明末清初在山陕豫民歌和民间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北杂剧和昆曲的剧目和表演艺术而形成的剧种,清乾隆中叶发展成为板腔体的戏剧形式。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梆子戏占领山陕豫的戏曲舞台后,借助山陕商人势力的支持迅速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展。

一种声腔剧种向外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诸如自身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足以超过所去地区的戏曲剧种或其他的艺术形式;有一定经济实力观众的支持。梆子戏在乾隆晚期已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特别是后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五台新志》曰:山西商人“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皆在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他们离乡背井,远离亲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比较富裕,但精神生活却非常贫乏。为了解除思想上的空虚与寂寞,他们常常不惜重金邀聘家乡的戏班来演出家乡戏。这样,邀班唱戏,逐渐在山陕商人中形成风气,并影响到当地的其他观众,梆子戏就在外地站住了脚,有的甚至扎下了根,长出了新枝,开出了新花。梆子戏班在外地有利可图,有些名角并由此而发了财,更刺激了梆子戏向外流动。为了更好地欣赏家乡戏,在山陕商人聚集的一些商业重镇的山陕会馆都建有规模宏伟的戏楼,如现存的河南社旗的山陕会馆悬鉴楼、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安徽亳州山陕会馆花戏楼等,不仅建筑宏伟,而且有不少精美的戏曲砖雕、木雕、石雕、彩绘,为研究晋商和梆子戏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北京平阳会馆戏楼建于明末清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室内剧场。逢年过节或每月之朔,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一些虽有山陕商人聚集,但距离山陕比较远的小城镇,一般无固定的梆子戏班长期演出,而一些商业中心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张家口等则有梆子戏班长期演出。凡梆子戏盛行的地方,必定是晋商云集的地方,只要有晋商的踪迹,常常能找到梆子戏的遗响。

晋商对戏曲的贡献,最为显著的是对山西梆子戏的改革和发展。乾隆时期,在山西境内演唱的梆子戏并无剧种之分,约在清朝嘉庆年间有了南北之分。道光年间,晋中商人势力崛起,他们非常喜好家乡的地方戏,但觉着梆子戏过于高亢,秧歌戏虽然委婉但演不了整本大戏,欲得到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新腔。这时恰有一些不适合高调的艺人和文人知识分子研制新腔,他们将原有的梆子腔糅合进了晋中秧歌,并对原有的伴奏乐器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演出后立刻得到晋中豪商大贾们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喜爱。同光年间,晋中商人纷纷出资成立“字号班”,其影响较大、延续时间较久的有祁县渠姓号称金财主为东家的“双聚梨园”,有太谷县杨诚斋为东家的“锦梨园”和“二锦梨园”等。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亦有成班的,如祁县人王肃歧办了一个戏班带科班叫狼山班,常年在北京的康庄、延庆,河北的怀来、赤城一带活动。

晋中商人不仅是中路梆子戏的忠实观众和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有不少人吹拉弹唱、粉墨登场,是中路梆子艺术的实践者。据清代史料《塞上轶闻》记载:清末张家口四大票友都是商人出身,其中第三位叫吴志远,山西忻县人,“裕园永”商号的伙计,为人伶俐,板胡、二弦、大锣、板鼓、铙、梆子样样能拿,生旦净末丑行行能演,且能博得彩声。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许多人都会唱中路梆子。各柜上都备有全套伴奏乐器,晚上关了门没事干,大家就在铺子里吹拉弹唱,自我欣赏。有的甚至成立起业余性的剧团叫自乐班,如“大盛魁”商号的掌柜罗粥臣物色了二十几个出色的票友,在会馆里成立了自乐班,一切开支皆由“大盛魁”供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他总要在会馆大客厅里打坐场。

由于晋中商人的喜好和支持,中路梆子得以在同光年间迅速发展,成为观众最多、势力最大的梆子声腔剧种。

晋商对我国戏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戏曲艺人在经济上依附于豪商大贾,亦对戏曲产生过负面的影响。如一些女演员依附于豪商大贾以后,失去了人身自由,过早地脱离舞台;一些演员为了金钱,取媚于豪商大贾,在舞台上演出内容庸俗、品格低下的剧目等。尽管如此,晋商对戏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山西商人,号称新晋商。他们中有不少人发扬明清时期晋商的优良品德,积极资助和参与各项文化事业,特别是能代表家乡文化的传统戏曲,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好现象。我国的戏曲不仅是一种优秀的表演艺术,而且是一种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影响巨大的传统文化,只有全社会的参与,特别是商界的支持,才能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戏曲砖雕《击鼓骂曹》